

十一、主人和天灭中共

中共非法夺取政权的六十年中，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宣传口号就是“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人民是主人，用西方的理念解读就是“主权在民”、“公民意识”。

但是，中国的民众真的是社会的主人吗？中共大肆挥霍，在国内外庆祝其执政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起观察一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两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中共公布的有关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严格限制各地民众越级到北京上访；另一个是国内大面积的网络封锁。

拦轿喊冤、上京陈情是中国自古以来老百姓申冤的形式，老百姓之所以要越级上访，往往因为基层权力机构执法不公，解决问题不力。在中共标榜的“人权最好”时期，就连老百姓越级上访这样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还何谈当家作主？

网络是当今社会人们获取自由信息的重要渠道，在文明国家，老百姓自由上网获取信息，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象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但是，自由上网在中国就成了天方夜谭。不但国外的许多网站被查封，网民无法浏览，而且在网络发表见解，涉及敏感话题的网民还要受到监控，甚至导致牢狱之灾。

窥一斑可见全豹，在中共掌控下，人民不是主人，而是被时时防范的潜在敌人。在民主国家的国庆日，人们可以在广场上尽情庆祝；而中共庆祝的所谓“国庆典礼”上，却要“刀兵相见”、“炮声隆隆”用穷兵黩武的行为为自己壮声势、撑门面呢？

中共执政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何曾做过一天的主人？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到如今的“河蟹社会”，中共造成了八千万中国民众非正常死亡。

中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都是在中共利益集团的倾轧下生存。毛时代被利用的工农阶级，如今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知识分子阶层在文革时代就受到排挤，被斥为“臭老九”，如今知识分子中，稍有良知、敢讲真话的都会受到中共的监控和迫害。就连那些私营业主们使用的个人电脑都被强制安装监控软件，从“绿坝”到“蓝盾”，引来抵制声一片。

法轮功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合法的信仰，受到全世界的民众欢迎，唯独在中共掌权的中国受到打压。迫害一下子就将近亿信仰真善忍的中国百姓推向对立面。在长达十年的迫害中，让广大的中国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难。（接下页）

天国乐团应邀在印度之门演奏

二零零九年九月底，台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到印度最大的城市——孟买演奏。乐团亮眼的服装和优美的旋律，吸引大批观光人潮及当地百姓围观，也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天国乐团团员最后还在现场示范法轮功功法，并教民众炼功，学功者相当认真投入。◇



明 慧 週 報

●云南版● 第97期 2009年10月12日

这对生命太重要了

目前法轮功弘传世界 114 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各族裔的上亿人修炼。在世界各地，都不断地有新学员走入修炼。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通过了解了迫害真相后才决定修炼的。居住在伦敦的玛塔莉娅（下图）就是其中的一员。

22 岁的玛塔莉娅今年九月刚刚开始修炼。前不久她在伦敦中使馆前看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在炼功，就和那个学员交谈，觉得那位学员人很好。同时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的 24 小时和平抗议已经坚持七年了。

玛塔莉娅看了揭露迫害的真相展板，学员又给了她传单和 DVD 等真相资料。当时玛塔莉娅想为法轮功捐点钱，结果被告知法轮功不收钱，而且免费教功。这让玛塔莉娅吃惊不小：

“哇，不收费？如今社会恨不得全伦敦的人都来找你收费，而法轮功教功却不收费，义务教功，这太不一般了。”



于是不久前，玛塔莉娅第一次来到了伦敦摄政公园法轮功义务教功点学功，初步体会了法轮功的奇妙：“每次只要我动作跟上了就会感受到很强的能量。我希望尽快把动作学会，促进身体能量流动，因为我知道这对生命太重要了。”◇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中共以药物迫害法轮功学员 案例提交联合国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以“强制药物治疗”手段，对法轮功学员强迫灌食或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等药物，其手段之残忍、范围之广、受害人数之众多，已引起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于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反酷刑委员对此类精神病院强制关押迫害问题专门提出质询。

二零零九年一月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在联合国酷刑年度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共对这些没有经过法律审核、任意关押的受害者所使用的‘强制药物治疗’”。

诺瓦克先生的中国实地考察报告中也曾指出，在联合国收到的从中国的投诉案中，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案例占了百分之六十六，其中有百分之八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发生的。用精神病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几乎每天都有发生，而最近几个月，大陆又频频传出法轮功学员被施加药物致死的讯息。

以下为“法轮功人权”近期递交联合国的关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案例：

一、云南省二监下药导致多人精神失常



云南省第二监狱办公楼

方世敏：云南省文山县法轮功学员，被关禁闭长达一年。警察见不能“转化”方世敏，就在她的饭里拌入损害神经的药物，致使方世敏神志不清，变得呆痴木讷。

万秀英：云南省个旧市鸡街冶炼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五年。她被恶警长期罚站、关禁闭、绑死人床、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得不能说话、走路，神志不清，生命奄奄一息。回家后至今仍未清醒，失去记忆，只能躺在床上，生命垂危。

张如芬：昆明市海口法轮功学员。被迫吃了拌有剧毒药物的饭，结果七窍流血。张如芬保外回家后，被威胁不允许曝光监狱的罪恶，不准接触任何法轮功学员。

王莲芝：七十二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被非法抓捕，二零零八年十月中旬被送去女二监。十一月二十七日，监狱电话告知其儿子，王莲芝得了精神病，可以保外就医。其儿子说：“十几天前母亲还好好的。”警方告知由市精神病院所鉴定，并说：“你母亲不吃高血压的药，就拌在饭里。”儿子怒责：“还拌有什么药？”警方不敢回答。

（备注：云南省第二监狱位于昆明市校场北路尽头，林家院 166 号附一号，是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二、孙铁春被注射不明药物，遭受抽刑

孙铁春：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二零零四年九月，孙铁春坐公交车时被牛心台派出所公安李占南抓捕，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威宁营劳教所三年间，受到严重的迫害。最严重的一次是，二零零六年七月孙铁春被折磨得身体还没有好，手还抬不起来，管理科恶警又再施抽刑。在抽的期间，恶警还往孙铁春身体里注射不明药物。她在遭受注射不明药物时疼痛难忍，高声呼救，恶警董波就拿胶带绑粘住她的嘴。被抽了半个多月，孙铁春手、脚都不会动了，精神也失常。

出狱后，孙铁春在二零零八年七、八月间被非法抓捕，失踪至今。

三、湖南余绍奇被注射精神病药物

余绍奇，男，又名余军，今年三十二岁，是辰溪县气象局的职工。因修炼法轮功，至少被非法拘留过六次以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在怀化市精神病医院被迫害得出现痴呆、脚经常发抖、眼睛看东西模糊、流口水的症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余绍奇去公安局取身份证被抓，被“六一零”主管送到长沙作所谓的精神病“鉴定”，强迫注射精神病药物。近日，中共人员胁迫余绍奇家人给他注射精神病药物，强行给他打针，导致余绍奇有时眼花，有时脚不停地发抖等症状。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一日，同一批人又在余绍奇家里强行给他打了两针。

联合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媒体，都在持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所有参与迫害之人都难逃法网。“法轮功人权”告诫仍在行恶之人立即停止迫害，不要跟随中共恶党走向毁灭之路。

（接上页）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足以说明，中国老百姓连基本的信仰自由都没有，何谈当家作主？

中共因与民为敌而敏感，因罪恶太大而恐慌。这种敏感和恐慌在真相面前显得更加强烈。

几天前发生的《锦州晚报》事件就是一例，正当中共神经高度紧张地筹办“十一”系列活动之际，9 月 27 日出版的辽宁省锦州市的《锦州晚报》头版图片出现“天灭中共”字样。《锦州晚报》为了显示“十一”前夕市面的庆祝气氛，该报道地点选在辽西小商品市场外，并将这幅照片在上周日的头版位置正中央以大篇幅发表。

不过，在该报发行后被发现在这幅照片的左下角、即商品市场自行车停车护栏上，赫然刻着“天灭中共、三退平安”的口号，呼吁市民退党、退团、退队。

第二天，当局以图片“违反广告法”为由，下令该报停刊整顿。当局已经派工作组进驻该报，同时勒令回收当日报纸。事实上，“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信息在通过各种途径传遍全国。

这一事件一方面显示出中共对真正的民意已经恐惧到了极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中国民众要摆脱中共，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强烈愿望。◇

